

闲潭梦落花

民国十大传奇才女

XIANTAN
MENGLUOHUA
MINGUO SHIDA
CHUANQI CAINÜ

牛踏秋 编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同濟大學

民國十一年九月

同濟大學
圖書館
藏書

...

...

闲潭梦落花

民国十大传奇才女

XIANTAN
MENGLUOHUA
MINGUO SHIDA
CHUANQI CAINÜ

牛踏秋
编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潭梦落花:民国十大传奇才女/牛踏秋编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645-4604-5

I. ①闲… II. ①牛… III. ①女性-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3211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承创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24.25

字数:424 千字

印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4604-5 定价: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前言

新与旧,公与私,社会与家庭,从1911年武昌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并不算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太多人物和故事,历经了太多磨砺与挣扎。我们将这短暂而非凡的时代,称作民国时期。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动荡的政治、连绵的战火、难以把控的时局,让思想的苍穹格外波诡云谲。在政客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改变时局之外,一大批社会精英也在进行各种科学文化尝试,新文化运动的思潮点燃了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

于是,这个短暂的时代催生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而伴随传统的男人世界,一批魅力四射的传奇女性也横空出世,成为这个时代绕之不去的永恒话题。

她们是民国社会的靓丽风景。文坛巨星张爱玲、菊坛“冬皇”孟小冬、建筑大师林徽因、影坛奠基殷明珠……在各个行当中尽显女性风采。陆小曼的灵气、王映霞的美气、施剑翘的豪气、盛爱颐的大气……则从另一个侧面讲述着一个时代的悲歌,而赵一荻与张学良的爱情传奇中则抖落出一个时代的清苦与无奈,唐瑛默不作声的华丽人生中则又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一代名媛的理性光芒。

张爱玲与胡兰成、赖雅,孟小冬与梅兰芳、杜月笙,王映霞与郁达夫、戴笠、许绍棣,陆小曼与王赓、徐志摩、翁瑞午,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盛爱颐、唐瑛与宋子文,等等,每一位传奇女性背后,均有一串闪光的足迹和难忘的故事,而这些足迹和故事也大抵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伟大与辛酸。

重温这段故事,会让我们倍加珍惜现在所处的环境,会让我们倍加敬畏所处的时代,从而倍加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共同缔造属于我们全体华人的“中国梦”。

牛踏秋

2016年12月

1 孤傲玫瑰张爱玲 / 001

陨落的传奇:大红大紫的她就这样魂断太平洋 / 001

童年记忆:幸福就在不幸中 / 006

父女恩怨:想说爱他不容易 / 013

母女情结:似假亦真缥缈中 / 018

女王的诞生:学生时代露峥嵘 / 023

战争神话:她在炮火中如此绚丽 / 029

当爱情悄悄来临:谁知我的爱神竟如此复杂 / 035

身心无常:教我如何去想他? / 043

天才的迷惘:她缘何选择离开大陆 / 053

胡适与赖雅:敬仰的爱与爱的敬仰 / 061

挣扎的无奈:寂寞嫦娥舒广袖 / 069

2 将门女侠施剑翘 / 076

空谷幽兰出将门 剑中翘楚因刺孙 / 076

十年谋划终如愿 三声枪响竟成名 / 087

庭前庭后议论多 法里法外情义重 / 097

谁言刺杀无传奇 但看报国有异忠 / 103

3 菊坛“冬皇”孟小冬 / 113

广陵绝唱:她在菊坛饕餮盛宴上如此惊艳 / 113

女扮男装:她用实力明证了一个京剧神话 / 121

梅孟结合:她在伤心拜佛中积蓄力量 / 131

余门立雪:她重新续写华丽篇章 / 140

委身大亨：一代名伶终成“杜母孟太夫人” / 148

4 影坛肇基殷明珠 / 158

身份探疑：“尚贤”的明珠 / 158

明星之路：“半裸”的 F.F. / 164

夫唱妇随：爱情就在创业中 / 170

平民情怀：辉煌不忘乡亲 / 177

5 美丽任性王映霞 / 181

另类传奇：她的美，她的性 / 181

初恋时节：矜持过后是闪婚 / 185

风雨茅庐：爱的重建与销蚀 / 192

绯闻梦魇：逃亡与毁家之旅 / 200

梅开二度：找回逝去的青春 / 211

6 筑梦大师林徽因 / 218

童年纪事：有一种美德叫担当 / 218

林徐之恋：有一种情怀叫收藏 / 228

绝代双骄：“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 241

太太客厅：大师之实与女人之虚 / 248

情场传说：百宝箱失踪与金岳霖未娶之谜 / 258

7 豪门女绅盛爱颐 / 268

官商第一人：“商父”为她铸“金身” / 268

青春第一恋：“财长”为她镶“花边” / 274

民国第一案：“维权”为她书“传奇” / 281

远东第一府：“百乐”为她扬“美名” / 285

家中第一亲：“化粪池”旁度“余生” / 289

8 名媛臻品唐瑛 / 293

名媛传说：她让人想起那个浮华的年代 / 293

内外兼修:名媛的修成不只需要名门 / 295
时尚名媛:她的魅力不仅仅来自光鲜的外表 / 297
爱情传说:她险些成为官太太 / 300
婚姻家庭:她用理性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 303

9 传奇爱使赵一荻 / 306

传奇的陨落:她在基督的信仰中安然辞世 / 306
传奇的诞生:她在爱情的感召下决然“私奔” / 309
传奇的守护:她在幼子的啼哭声中选择“伴囚” / 315
传奇的抚慰:她在卅载的守候和复杂的博弈中赢得“婚姻” / 323
传奇的延续:她在无声的隐痛中获得“永生” / 330

10 抱憾烟霞陆小曼 / 337

名媛标杆:她是京师好风景 / 337
初次闪婚:将军夫君何足惜 / 343
寻觅真情:诗人薄命奈我何 / 352
同居男友:玩伴伴我眠烟霞 / 364
怀念志摩:遗文编就答君心 / 372

后记 / 380

1

孤傲玫瑰张爱玲

贵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颗高贵而遗世独立的心；平凡的肉体里，凝注着汨汨风花雪月的俗世情怀。从雕花的深宅大院中一路走来，穿梭在太平洋两岸，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身世如何阴晴变幻，她始终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片浪漫桃园。

在这片桃园里，春夏秋冬，雨露风霜，始终盛开着一朵盛满爱与孤独的玫瑰。

张爱玲带着玫瑰色的梦幻追求去往大洋彼岸，最终又浸润着玫瑰色的魂魄沉入遥远的西太平洋。从上海滩的大红大紫，到美利坚的落寞孤寂，她用自己的人生符号，演绎出一个时代的风雨变幻和一位文坛巨星的爱与哀愁。

陨落的传奇：大红大紫的她就这样魂断太平洋

1995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古道热肠的建筑师林式同匆匆赶往美国加州洛杉矶 Rose Hills 殡仪馆，小心翼翼地捧取一个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颗螺旋钉钉着，上面赫然贴着张爱玲的名字。

一小时后，在遥远的东太平洋上，海风阵阵，白浪飘飘，伴着隐隐的潮声、哭泣声、祈祷声，灰白色的骨灰在玫瑰和康乃馨的陪伴下，随风飘散于深蓝色的大海上。

而就在此前的9月8日，当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却早已一个人果决而安详地离开了。那时，她即将迎来七十五岁华诞。

据林式同回忆说，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

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地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孙友亮主编的《名人死亡档案》里也说：她是“躺在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脚却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出奇的瘦……”

胡辛则在《张爱玲传》中描述说：“形销骨立的张爱玲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室内没有桌椅，四壁空空，不着一钉，未挂一物，只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相陪伴，还有她身下的华美的中国天津产的地毯。”

在得知张爱玲去世后，整个华语社会又迅速掀起一股关注张爱玲的热潮，这是距离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张爱玲热”。人们突然发现，她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如此“人性化”，其中的故事情节如此震撼人心，比如她的《倾城之恋》，她的《色戒》，她的《封锁》，她的《太太万岁》，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让人们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男欢女爱故事仿佛就在眼前。而这不仅仅是对旧时代的回顾，更是一种人性的回归。

至今，我们对她小说中的许多经典语句，依然耳熟能详。比如，她曾爱得那么执着，那么义无反顾：

——“我爱你，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

——“守一颗心，别像守一只猫。它冷了，来偎依你；它饿了，来叫你；它痒了，来摩你；它厌了，便偷偷地走掉。守一颗心，多么希望像守一只狗，不是你守它，而是它守你！”

——“我生命里的温暖就那么多，我全部给了你，但是你离开了我，你叫我以后怎么再对别人笑。”

但是，很可惜，她的初恋对象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灿烂，因为他的名字叫胡兰成，一位投机的汉奸政客。虽然在最初面谈时，她就声称“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为了弥补身高上的差距，她甚至愿意主动放低身段或踮起脚尖——“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踮起脚尖，我们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吗”。但是，他们相爱不久，胡兰成就又迷恋上了年轻的护士，而她自己只能默默忍受——“看见你抱着别人，我知道，有时候，哭是没有眼泪的。”到后来他们最终天各一方——“时间没有等我，是你忘了带我

走,我们就这样迷散在陌生的风雨里,从此天各一方,两两相忘。”“每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总是灿烂如花,而结尾却又总是沉默如土。”所以,只能“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

在经历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对爱情理解得更为透彻:

——“爱情犹如一场奢华的盛宴,每每盛装出席,结果却总是满杯狼藉。而下一次盛宴到来,却依然又要盛装出席。”

——“人一辈子也无法心心相印,他们孤独得只剩下肉体 and 金钱的交换了。所以,请等待那个对你生命有特殊意义的人。”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

——“当你爱我时,我的心在沉睡;当我爱你时,你的心已冰封。”

——“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你的妹妹,即使我们无法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也可以做你永远无法割舍的亲人!”

但是,当她第二次匆匆走进婚姻的殿堂,与花甲之年的美国男人赖雅结合之后,才发现生活是何等艰难。

她也曾经发誓要尽快出名,也确实做到了,仅用几年时间就红遍上海滩,正如她说的那样:“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但是,她的大红大紫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离不开生她养她的土壤,最后,当她横跨浩瀚的太平洋,抵达美利坚,成为美国公民后,她的曾经十分光鲜的色彩,立刻被艰辛的生活磨蚀掉,从此郁郁寡欢,孑然后半生。

关于张爱玲的一生,作为其晚年生活的见证人和遗嘱证人的林式同先生,归结出六点。

一是高度敏感——“感受”和“接触”的冲突。他说:“当我第一次和张爱玲见面的时候,从头到尾她一直在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这个动作一直困惑着我,那两位旅馆经理是东方人,可能就是中国人也说不定,不过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那为什么她要躲避他们呢?她是那旅馆的客人,旅馆经理是不会得罪她的。接触多了,发现她对人性的感受力,超乎常人,不然不可能写出那么深刻的文章来。既然如此,那么她对日常来往的对象,一定有她的选择,她极力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我想就是不愿和他们寒暄、来往。可是她的个性又是善良的,很怕得罪人,欠人情债,如果见

面不理，岂不是不礼貌？所以她就尽量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了。由这些小动作，可以推断张爱玲对人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的了。”^①

二是怕麻烦——离群索居。林式同介绍说，张爱玲的晚年一直生活在孤独中，她似乎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的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在她遗物里的信件中，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她预感信中会提到有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收到信后连拆都不会拆。稍不如意，轻而易举的拆信动作都不做，那就更不用想要她花精力去应酬听电话了。按她的个性，她不想装电话，她那电话只是为了怕病倒要人帮忙才装的，在住汽车旅馆的时候，如果她不想找人，就没有人用电话可以联络到她。由此推想一般要去接触她的人，不管是自认为出自如何的善意，对她来说，大概都是可有可无的，总是要她花精力去应付的，有些甚至是给她添麻烦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应门，不接电话，尽量躲，结果和人群拉开了距离。”^②

三是自得其乐——不受缚于外加的约束。张爱玲始终对其高贵的出身深表自豪，而她的经历和她的成就也足以让她站在更高的层次去面对生活，而一旦遇到“危机”，她也不愿与别人分担，而是独自承受，更不愿意受到外界的束缚。“……她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加上联想，也发表她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她说话有时海阔天空，有时微妙细致，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联想力。有这样生动活泼的想法的人，对生活中各种美好的趣味，是很有鉴赏力的。而这种自我欣赏的境界，用文字表达就足够了，不必借重其他的传达媒介。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與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能叙述大众的感受，但她自己，却不受那七情六欲所束缚。譬如她不太留恋过去的上海。在言谈上，也从不表示对什么失误有憎恨的意思。对她喜欢的东西，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占有和保留的欲望。她的叙事，总是点到即止，从没有把自己陷在里面。”^③

① 金宏达：《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

② 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314页。

③ 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四是成名早——不和人来往的客观条件。或许因为成名较早,收入稳固,所以她在客观上具备了不与人交往的条件。林式同说,“从头到尾,在我的交往中,张爱玲从来不提银钱的事,租房时她只说一个总数就是了。直到处理她身后账务时,我才了解到一些收支情况。她没有借钱、欠钱,从不用信用卡,充分显示她的量入为出不借不欠的独立生活观……又由于她成名得早,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维持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人,要顾及生活,想要隐居,不和人接触,恐怕就不太容易办到。话虽如此说,以她的收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①

五是看得破——身外之物,不足道也。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她也安贫乐道。“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确是看得透、看得薄,也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看她身后遗物的萧条情形,真是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这种生活境界,不是看透看破了世事的人,是办不到的。”^②

六是爱美——入世的态度。虽然生活不太讲究,但她始终秉持一种爱美的入世态度:“张爱玲很会调配自己而自得其乐,譬如在1993年5月,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又觉得戴眼镜不适合她的脸型,因此配了隐形眼镜。她也买了好些化妆品,多半是保护皮肤的。她又喜欢买衣服,各式各样的都有,她花了很多钱去吃药看医生,去掉房租,她所剩的钱就不多了,不然我想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因为怕蚤子钻到头发里,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戴假发,最早的假发是全黑的,可能她觉得和年龄不合,后来用的都是黑中带白的了。她穿的拖鞋是胶底的,可以上街,但是那毛松松的鞋帮,很好看,但不能防雨,又容易脏。她这两样习惯,很特殊……”林式同进一步回忆:“当张爱玲向我提到她认为洛杉矶城里只有两栋建筑物够美,其他的就不怎么样:一栋是城中心的煤气大楼(Gas Building),这和我的许多同行看法居然一致,令我惊异不已。那是一栋玻璃高楼,它的美是以材料搭配和比例感来取胜的,的确具有某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不太可能在洛杉矶地区那么多的建筑物中,单挑这栋煤气大楼为抽象的建筑美的代表。张爱玲对这楼的评语,显示她对形象美的感受力,出自天赋,与众

① 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② 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16页。

不同。另外一栋在 Beverly Hills, 她说不清地址, 我也没有印象。不过她在文章里常用的对颜色的感受, 则带有大量的联想作用, 她说她对我在 Lake St. 造的那栋公寓所采用的蓝色特别喜欢, 如果不用联想, 单一色彩是不怎么会吸引人的。”

林先生的总结是否全面, 我们不做品评, 但从中至少可以窥见张爱玲作为文坛巨星的点点滴滴。像她的不朽名著《传奇》一样, 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向世人展示出别样的传奇人生。她出身名门, 晚清名臣李鸿章、张佩纶的名字足以印证其祖上的荣光;《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系列名篇镌刻着她不朽的名字;早年委身于汪伪政权大汉奸胡兰成, 晚年嫁给共产主义者美国人赖雅, 她用生花妙笔倾尽一生描绘各色爱情故事, 而其自己却也难逃人性的困惑与悲哀。

童年记忆: 幸福就在不幸中

海明威曾说, 一个伟大作家需要一个不幸的童年。海明威是伟大的, 他的童年也是不幸的, 像他一样的例子不少, 比如海伦·凯勒、高尔基等。但没有人愿意拥有一个不幸的童年, 即使他很想成为伟大的作家, 也没有人愿意将人生割裂, 用不幸换取幸运, 因为在接受教育之前, 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控自己, 即使家族富庶之极, 也难以预示其富足的未来。

张爱玲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生活于优渥的环境中, 不愁吃穿, 而在战争频仍、社会物质较为贫乏的民国时期, 能够填饱肚子, 应该是普通百姓较为满足的事情了。好在张爱玲并非普通百姓, 她背后拥有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 其祖母李菊耦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女儿, 其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张佩纶很早就加入李鸿章幕府, 李张两家也通过联姻结为秦晋之好。后来李菊耦又为儿子张廷重迎娶了清廷大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黄素琼), 其家族愈加权势熏天。虽然随着西方列强的肆意欺凌、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和新兴势力北洋军阀的横空出世, 到了张爱玲父辈张志沂(张廷重)一代, 其家族势力已经风雨飘摇、渐衰渐败, 但其在南京、天津、上海残余的一栋栋别墅, 黄家陪嫁的一箱箱古董, 似乎依稀可以看出其家族曾经的奢华与辉煌。

张爱玲的童年又是不幸的。不幸源于新旧交替时代为其家庭带来的不和谐, 甚至家庭悲剧。1920年, 张爱玲出生于相对开放而繁华的上海, 父母

均出身于贵胄豪门。父亲张志沂系清朝“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之子,母亲黄素琼乃是清廷名将黄翼升之孙女,祖父张佩纶又是清朝股肱李鸿章之女婿。李鸿章将女儿李菊耦嫁给张佩纶的时候,李菊耦二十岁出头,而张佩纶已届四旬,而且是张的续弦。张爱玲说:“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定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李鸿章嫁女的这段故事被张爱玲演绎成了《孽海花》,书中庄仑樵的原型都被认为就是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李鸿章在南京购买了豪宅作为女儿的嫁妆,让长女风光出嫁,但可怜的是张志沂九岁时,张佩纶即撒手人寰,李菊耦就守寡了,所以仅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也是不幸的。

李菊耦为了培养教育好儿子,可谓煞费苦心。她很早就用封建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张志沂,经常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书就打、罚跪,西洋现代文明浸润神州大地之时,她又专门为儿子请来外教,教授其英语,张志沂接受能力很强,能处理英文文件、信函,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字。为提防张志沂跟着纨绔子弟们学坏,她还故意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据当年的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志沂排行老三,张佩纶发妻朱氏生有张志沧、张志潜两子)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对照记》)在张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

李菊耦对儿子的教育不能说是失败的,张志沂后来能够凭借英语功力谋取一个小职员的位置,足以说明母亲的苦心。但是,不幸的是,张志沂生活于封建思想的藩篱之中,其潜意识当中的封建性顽疾难以割离,嫖娼、纳妾、吸毒……始终腐蚀着他以及他的家庭生活。更为不幸的是,李菊耦为儿子迎娶了一位自认为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黄素琼,并获得了丰厚的嫁礼,但这位儿媳妇却似乎天然排斥封建文化,向往西方文明,一生都在国外漂泊,就连其伟大的爱女张爱玲,她似乎也没有倾注应有的母爱。

张爱玲出生次年,黄素琼又生下其弟弟张子静。这样的家庭本来应该

足够幸福,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直接引发了父亲张志沂与母亲黄素琼的碰撞与对立。张家本来资产丰厚,在张志沂结婚后,作为老大的张志潜(张佩纶长子张志沧早夭)便张罗着分家事宜,张志沂与妹妹张茂渊本来因同父同母而为同一战壕,但关键时刻,张志沂主动倒戈,从此妹妹便与其产生罅隙,后来始终站到嫂子阵营。

张爱玲两岁的时候,张家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家庭经济状况也因父亲的腐朽生活方式而不容乐观。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也为了缓和家庭矛盾,张志沂通过堂兄——时任交通总长的张志潭的关系,谋得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的闲差。于是,这一年,张志沂举家从上海迁到天津,住在一处花园洋房里。天津成了张爱玲记忆中的第一个家。

在天津的日子里,张爱玲的生活阴晴参半。那时候,她们家住在英租界三十一号路六十一号(张子静回忆),而张爱玲则记得是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张爱玲记得这处洋房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而后院还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的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关于这段生活,张爱玲回忆说:“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她甚至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小吃:“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私语》)

张爱玲在睁大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她可能不会想到一个更大的家庭危机正在逼近。黄素琼是个美丽而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算白,深目高鼻,颇似域外人,黄家明朝时自广东搬到湖南,大

抵有南洋混合血统。黄素琼的母亲是长沙农家的女儿,不但有湖南人的勇敢,更有来自乡野的、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嫁到上海张家后,丈夫满身的封建气息让她颇感不齿与不安,但从自己的地盘南京嫁到生疏的上海,起初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还是有一些传统的顾忌与收敛,只将满腔的失望与失落埋藏在对周围新环境的适应与隐忍中。来到天津后,这种隐忍日益难堪,她也不准备再委屈适应。于是,张爱玲记忆中的第一次家庭危机爆发。

1924年,像很多向往西方自由世界的贵族青年一样,张志沂的妹妹张茂渊要求离开封建家庭,出国留学。这个决定得到嫂子黄素琼的大力支持,她并且借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监护,要求偕同出洋。黄素琼的态度异常果敢坚决,虽然当时她已过而立之年,膝下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张志沂劝说无力,也只好同意。

黄素琼怀揣新生活的憧憬和梦想决意离开时,内心并非没有牵挂。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张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童言无忌》)

没有母爱的童年是不幸的,更为不幸的是,有母亲却没有母爱。张爱玲的母亲离家之后,父亲更加狂野无度,他经常嫖宿于风月场,全然不顾儿女的感受,甚至将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直接请到家中。从此,张家大院更加热闹,时常有宴会,名曰“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张爱玲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年幼的张爱玲不愿进去,勉强进去时,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这位姨奶奶过惯了风花雪月的自由浪荡生活,突然被固定在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究难以适应。她于是脾气越来越坏,甚至因为背书经常打骂自己的侄儿,眼睛被她打得都睁不开。到后来,她竟然还向张爱玲的父亲开了刀,用痰盂砸破了张志沂的头。妻子打丈夫,这在封建家庭可以说是犯上的异端行为,更何况她仅仅是姨奶奶身份。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人,她也正想离开,便提出高昂的分手费,带着满满两车银器家生离开了。她的离去,大家都觉得快意,就连仆人们也都说:“这下子好了。”